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武功部八

火攻  
車戰

水戰

火攻一

陳師敵傍近草

原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與敵陳師敵傍近草二

曰火積

燒其蓄積

三曰火輜

燒其輜重

四曰火庫

當使間人入敵營燒其兵庫也

五曰火墜

墜墜也以火墜入營中也矢頭之法以鐵籠火著箭頭強弩射敵之營中一曰火道以火

燒絕其糧道也

行火必有因

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燒

煙火素具

燒煙具也先具

燒燧之屬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燥者旦也日者月

在箕辟翼軫也月宿此宿之日則風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蕭世

識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

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

其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

不可從而止見利則止知難則退極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火可發於外無

待於內以時發之發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

必為晝風久夜風止晝風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欲縱火亦當如風之長短凡軍

所害

晝風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

凡軍

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 增按周

亮輔纂孫子火墜作火隊註云臨戰之時用火礮火車

火牛火燕之類焚燒其隊伍使亂因而擊之 原以下

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蘊懷火直抵

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

攻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穗糧軍營於秸草宿莽之中因風而焚之 火獸以艾

煇火煇於置瓢中瓢開四孔繫瓢於野豬麋鹿項上針

其尾端向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火禽以胡

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 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 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增隋書火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

火攻二

原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

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

蕭世

識曰敵用火勢焚吾門思火滅門敗吾當便積薪助火使火勢盛敵不得入亦拒火之方也

增後

漢書班超傳曰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

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使來狐疑未知所

從故也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

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賊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

賊舍後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

鼓噪賊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原後漢末漢將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



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 後漢末劉表

死曹公尅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過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船

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  
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頃之燹

焰張天

燹音漂  
火飛也

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增魏

志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衆討之四面合圍表  
裏再重誕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出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晉書  
王濬傳曰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皆以鐵鎖  
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

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原

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道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

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熱羌營

詳謀策

增

宋書殷琰傳曰琰與劉劭相持劭用茅苞土擲以塞塹  
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  
二日塹便欲滿復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緣隙入草  
火燃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 原後周遣將伐高齊

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至西境有桓

谷城者乃絕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桓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文  
帝時高頴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  
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日敝 增

唐書李敬業傳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屯高郵監軍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敗 宋史張世傑傳曰世傑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珠載殼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 兵略纂聞曰明宣德二年西戎叛圍

茂州城中老弱不及二千時殷序爲蜀右使馳往守之  
隨方拒敵賊退聚山嶺累石爲硎房以自固序命軍士  
積薪山麓縱火焚之煙焰漲天賊困皆投下生擒二千  
餘人餘衆悉降

火攻三

原燧象

火牛

傳吳伐楚昭王執燧象以  
奔吳師田單攻即墨事

增焚橋

焚梯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  
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

燧燧令諸軍潛師並洹趨魏州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  
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比悅至縱兵擊之悅敗走橋

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  
安慶府宸濠來攻賊造層梯數十四方方二丈高於城  
外蔽以板中伏兵攻城公令城中預備舊茅厦候之賊  
推梯即以厦掩之而隨以火茅著梯火發賊不及走梯

已被

火猱

火狙

宋史趙適傳曰晏州夷酋卜漏反  
以趙適為招討使漏據輪縛大困

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為城樹柵以守適軍  
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

生猱適遣土丁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  
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

繩梯登崖巔乃總梯引下人人銜杖挈猱蟻附而上比  
雞鳴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

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  
火益熾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

兵略纂聞曰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為羣咸繼光勦倭  
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命軍士

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為常比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聞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追火雞今戚公乃以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原

焚咸丘

燒浮橋

公羊傳焚咸丘火攻也  
岑彭伐公孫述事詳水戰

增置慢

砲製地雷

兵略纂聞曰曾銑在邊置慢砲法砲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線至一二時纔發外以五

采飾之敵拾得者駭為異物聚觀傳玩者牆擁須臾藥發死傷甚衆又製地雷穴地丈許樞藥於中以石滿覆更覆以沙令與地平伏火於下可以經月繫其發機於地面過者蹴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

神

海為丹

湖盡赤

五代史劉仁軌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焚四百艘海水為丹兵

略纂聞曰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乃退保鞋山

震



天雷 飛火鎗

唐荆川左編曰金人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所蒸圍半里

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又有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

原析松爲

炬 縱火自救

孫權攻合肥新城滿寵募壯士數十人析松爲炬灌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

具殺權弟子權遂退

增車上盛灰

馬尾繫布

後漢書楊

兵 下見火攻二

後漢書楊

璣傳曰璣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璣力弱吏人憂恐璣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放雉尾炬

掣金汁砲

宋書杜慧度傳慧度爲交州刺史盧循襲破合浦徑

向交州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循衆艦俱  
然一時散潰八編類纂曰元伯顏兵次沙洋招守將

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  
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  
益火拒

賊 曳車塞門北史李詢傳曰詢仕周遷司衛上士武  
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

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賊不得入唐書渾瑊傳曰朱  
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

塞門焚以 掘隧積薪 為桴寘薪註見上 唐書伊  
戰賊乃解 慎傳曰路嗣恭討

哥舒晃以慎為先鋒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  
駛乃為桴寘薪焉乘風縱火賊焚溺不可計  
徧山縛

炬 大甕積薪唐書王雄誕傳曰雄誕與李子通戰蘇  
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

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縛炬於樹徧  
山澤子通懼燒營遁追擒之 五代史梁將賀瓌攻南

城以竿維戰艦於河晉兵不得渡莊宗積帛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焚呪莫不皆有李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解圍去

**騰煙如夜**

**燔薰漲天**

唐書哥舒

翰傳曰安祿山反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燦燄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朱全忠遣龐師古攻齊州久不下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朱瑄朱瑾三分其兵戈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燦薰漲天瑄等大北

**輕騎焚攻具**

**銳士火戰棚**

唐書李密傳曰宇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密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

滅唐書韓游瓌傳曰朱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謀攻

南雉游瓊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皆燼賊氣沮

故諸將推游瓊赴難功第一

### 火攻四

增焚三十餘屯

唐書秦瓊傳曰瓊字叔寶從通守張須陀擊賊盧明月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

追躡叔寶與羅士信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二人起升其樓拔賊旗幟殺賊十數人營中亂即斬關納外兵縱

火焚三十餘屯 推車焚柵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圍邢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

東西二柵以禦燧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斬朝光

縱火大呼

五代史史建瑋傳曰

梁軍已破棗強存審扼下博橋建瑋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夜叩梁營斬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

十百人梁太祖夜拔營去

萬炬俱發

通鑑宋紀曰南漢郭崇岳復爲捍禦之備潘美謂諸將曰

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

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

鴛鴦銃

兵略纂聞曰明張布政吉備兵

府江以意創鴛鴦銃偏架弩

## 水戰一

原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

引敵使寬而度之

客絕水而來勿

迎之於水內令半度而擊之利

半度勢不并故可敵

欲戰無附於

水而迎客

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度也

視生處高

水高亦當處而其高前向水後當使

高處也

無迎水流

恐溉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溉灌人也若投毒

藥於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上而水濁沫至欲涉者待其

定也

恐半度水而遂漲上而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上過水之衝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

先至皆爲絕軍當待其定也

增吳子應變篇曰吾與敵相遇大水

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此謂水

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

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

爲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可以漂城灌軍沉營殺將

原

以下水戰具

杜氏通典曰水戰

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宋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帆席絙索沈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矛穴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鬪艦船上設女牆可

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幟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舳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鵬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游艇無女牆舳上置槳牀左



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

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鷗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

鷗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鷗翹翼以助其船雖風  
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  
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增太白陰經曰水平槽

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  
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中間  
有通水梁闊三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

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  
一分槽下置轉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  
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平準或十步或一里  
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  
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又曰照版形如方扇長四  
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度竿長  
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  
遠近高下其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

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岡溝澗  
水之高下深淺皆可以分寸度之 越絕書曰伍子胥  
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  
人櫂五十人舳艦三人操長鈎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  
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鈎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  
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 水戰二

原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

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

未合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

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

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

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大敗走 增後

漢書光武紀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

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 原

後漢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

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僞立隄

音堰

以爲捕魚而潛從

隄下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衆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後漢末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

城克之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

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

帶枝葉爲筏施拍

音柏

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

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兵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大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

遂剋定閩中又陳將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陳昭達督

衆軍討之紇乃出柵

音

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於木

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

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

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 唐武德中劉黑闥據

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

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

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爲神黑闥與二百餘騎奔於突厥

悉虜其兵衆河北悉平又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者以速爲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敗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士弘既敗銑衆莫不震驚言之涉反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

無私焉 增唐書河間元王孝恭傳曰孝恭進荆湘道

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戰艦放江  
中謂諸將曰銑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  
外憂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  
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  
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又楊行密傳  
曰葛從周涉淮圍壽州行密出車西門由北門去以銳  
士萬二千齧雪馳迫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龐師古軍



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  
方圍碁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  
古壘舞榭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驚即斬師古  
士死十八朱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  
之叩淝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 通鑑唐紀曰史  
思明攻河陽列戰船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  
燒浮橋李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  
檀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

焚盡又以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  
賊不勝而去 又曰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  
存誠以舟助之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  
不敢進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  
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  
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  
喧呼動地杜悛及將佐皆泣迎之 又曰辛讜自泗州  
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

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賊縛木於戰艦傍出四五尺爲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八編類纂曰梁將王彥章攻唐諸寨皆拔之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朱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

岸每遇灣曲輒令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  
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死亡士卒之半 五代史  
曰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  
北無竹石李存進乃以葦竿維大艦爲浮梁 文獻通  
考曰周顯德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  
京城汴水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  
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  
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宋史岳飛傳曰飛招捕楊么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  
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  
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  
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  
積舟輪礙不得行賊奔港中則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  
之 又虞允文傳曰金主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  
爭瓜洲朝命成閔代劉錡李顯忠代王權命允文往蕪

湖趣顯忠招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部分甫畢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宋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

擊追射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武功大夫張榮本梁山

灤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

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

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

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

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

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 弇州

史料親征考曰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康郎山友諒列

巨舟當我師已丑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其中令敢死士操之迫敵舟乘風縱火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斬首二千餘辛卯復聯舟大戰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擊之謂盡歿矣有頃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賊遂大潰說選平夏錄曰廖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於關口舟不得進



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往濟飢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噪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夾擊大破之

水戰三

增棹卒 篙工

後漢書岑彭傳曰建武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諸軍會荊門吳漢以諸郡棹卒

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爲重而已 越絕書閩閭問子胥曰船軍之備

五

何如子胥答曰篙工船師可當君之輕足驟騎也

牙 三翼

楊素傳曰素伐陳遣已蚤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 張景陽

七命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兵

青雀 黃龍

法內經有大翼中翼小翼蓋戰船也

晉書陶侃擊蜀賊王貢貢鈞得侃青雀船侃入小舫得脫 隋書煬帝遣黃門侍郎王弘往江南採木造龍舟

鳳艚黃龍赤艦

油纈 紅燈

宋史李寶傳曰寶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

樓船等數萬艘

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白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

戰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  
可舉帆帆皆油纒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窟東無復  
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  
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  
之舟中 宋史張順傳曰襄陽受圍五年宋閻知其西  
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百艘募死士三千人  
得張順張貴為都統時漢水方生發舟進至高頭港口  
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三刻起  
徑犯重圍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陽城下

水虎

木狗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  
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遣精兵號水虎

捷習戰池中 隋書高頴傳曰頴討尉遲迴為橋  
於沁水賊于上流縱大筏頴預為木狗以禦之

揚

灰散豆

文獻通考曰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以錢傳  
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

以進吳遣彭彥章陳汾拒之傳瑾命每船皆載灰豆及  
沙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瑾引舟避之既過自  
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瑾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  
及船艖相接傳瑾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  
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

原焚浮橋

燒連船

後漢公孫述遣任滿田戎據荊州橫江作浮橋鬪樓立  
攢柱絕水道岑彭募人攻浮橋魯奇應募鼓船逆流而  
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鈎船不得進奇乘勢因飛炬焚之  
橋樓崩燒船順風並進蜀兵大敗周瑜與曹操遇赤  
壁部將黃蓋曰操軍連

刀斷繼

炬燒鎖

孫權討黃  
祖祖橫兩

蒙衝夾守沔口以楫櫓大繼繫石爲砮上有千人以弩  
交射軍不得前董襲乘大舸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  
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追而斬之孫權舉觴屬襲曰  
今日之會斷繼之功晉王濬拜益州作大船連舫一

百二十步受二千人木爲城起樓櫓四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造船於蜀梯蔽江而下吳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文餘閭置江中羊祜獲諜知情濬乃作筏數十縛草爲人令先行錐輒著筏去又作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行無礙也

**穿池習**

**圍城灌**

漢武將攻昆明夷穿昆明池習水戰

高祖圍章邯以水

灌之亡其城

**得上流**

**用運船**

楚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克 晉陶侃守士

行爲江夏太守禦賊陳敏敏時寇揚州引兵西上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船討官賊但須聞

上爾 **增擊東越**

**會番禺**

漢書朱買臣傳曰東越數反覆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詔買

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漢書南粵王傳曰元鼎五年南粵王相

呂嘉反詔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使  
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鑿鶴水**

**開鵠河**

文獻通考曰顯德五年上欲引戰艦  
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欲鑿楚

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遣使行事還言地形不便計功  
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  
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六帖曰初周師南征造齊雲船數百艘至楚州北神  
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  
老鵠河以通之遂至大江

**原樓船將軍**

**征南將軍**

楊僕

下

**增紗帽轉式**

**鐵龍厭神**

南史垣崇祖傳  
曰建元二年魏

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  
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彼必悉力攻小  
城若破北堰放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  
而大制耶及魏軍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

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堰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  
數大衆退走北史王思政傳曰東魏高岳慕容紹宗  
等堰洧水以灌潁川時有怪獸每衝壞其堰岳等乃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

### 獲其餘艘

舍於淮汭

左傳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爲令尹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艘又定公四

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 載草焚橋

### 揚帆蓋海

南史韋叡傳曰叡拒魏軍於鍾離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等爲水軍會淮水暴漲叡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魏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呼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海錄碎事曰蘇定方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遂敗績

### 麾船令退

# 牽艦而還

梁書王僧辯傳曰辯等討侯景次於南洲賊帥侯子鑒帥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

以鵠舫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麾細船昏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景兵大敗南史周文育傳曰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且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磻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舫艇跳入磻艦斬磻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

**斧其竹竿** 縻以鐵鎖

文獻通考曰梁賀瓌攻德勝南城以竹竿聯艦

鐘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募能破艦者親將李建及應募既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艦鐘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艦鐘間斧



其竹竿又以木甕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艤艫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宋史張永德傳周顯德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又以船數艘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永德進兵敗之又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引輕船急擊吳人既不能進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艘

### 旌旗蔽空 舳艫銜尾

蘇東坡赤壁賦舳艫千里旌旗蔽空唐書蘇定方傳

曰定方出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

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

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

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真都

### 阻水解甲 反舟順流

唐書

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

田頌傳曰頌攻趙鎧於宣州鎧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

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頌乘輕舸追之鎧驚遂見擒

又曰顧將王壇等以舟師躡李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

### 結綆曳舟

### 穴船擢槳

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與烏珠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

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曳一舟沈之又兀朮爲世忠所過乃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

### 旗舉則出

### 樂作乃戰

誠齋楊氏

海鱗賦後序曰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其衆欲濟我舟伏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江先使一騎偃旗於山之頂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一旗舟師自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江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砲蓋以紙爲之而實之以石灰硫黃砲自空而下落

水中硫黃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  
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之目人物不相見吾舟馳之壓  
賊舟人馬皆溺大敗之云八編類纂曰元張洪範兵  
至厓山令諸將曰宋舟西熾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  
聞吾作樂乃戰時黑夜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  
世傑以淮兵死戰至午潮上元軍作樂世傑以爲且解  
不設備引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不能復戰俄  
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  
兵入中軍

諸軍大潰

畫地習戰

載繩渡江

八編類纂曰元主命阿珠劉整經略

襄陽整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乃  
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  
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又曰南唐池州  
人樊若水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  
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  
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師南下以若

水爲鄉導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  
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列撒星

椿 舉流星火

宋史張貴傳曰貴既抵襄陽呂文煥留  
共守乃募二士伏水中持蠟書赴郢求

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  
不得渡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  
駐龍尾洲以助夾擊文煥東下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  
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知乃破圍冒進  
夜半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  
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  
紛披貴喜舉流星火示之及勢近欲合則皆北兵也  
蓋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貴出不意殺傷殆盡

楚子不爲軍政

宋祖不忘武功

左傳曰魯襄公三十  
四年楚子爲舟師以

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

以觀戰艦角勝鼓噪以進往來馳突爲迴旋擊刺之狀  
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  
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  
耳訖真宗朝歲習不輟

召戰棹爲競渡

立軍號曰

凌波

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爲熒州刺史時南北講和  
允則不忘備禦歲脩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

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又兵志曰建炎初李綱請於沿  
江淮河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次要郡  
別置中軍招善舟楫者充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其戰  
艦則有海鰐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平  
底水飛馬之名

水戰四

增木客

海錄碎事曰句踐使樓船卒  
二千伐松柏爲桴曰木客

黃頭郎

任防述  
異記曰

鄧通以檣船為黃頭郎曰土勝

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

飛雲艦

海錄碎事引吳都賦孫權

乘飛雲

木梯蔽江

晉書王濬傳曰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木梯蔽

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呈吳主曰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

艦外不見

有行船人

文獻通考曰大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

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

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異以為神

惟失

一舸

宋書垣護之傳曰護之從王元謨攻魏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鋒元謨既敗魏軍悉牽元謨水軍大

舸連以鐵鑲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

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

一舸餘

金翅

海錄碎事曰陳世祖使華皎造大艦金翅等三百許艘為水戰之具

清

並全

河公即江神

隋書楊素傳曰素伐陳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

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

塗黃

北史賀若弼傳曰平陳後六年上平陳七

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策其五曰塗戰船以黃與枯

知風候齊號令

兵略纂聞曰明

荻同色使陳人不預覺之

嘉靖中倭難作俞大猷鎮守浙直公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推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數歲不除之賊皆勦

### 車戰一

增書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詩

秦風小戎曰小戎倭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鞞蓋續

文茵暢轂

小戎兵車也倭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

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倭收檠歷錄然文章之貌梁輶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軾下而輶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以皮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衡之兩端後係軾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揜此軌故謂之陰鞞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也蓋續陰板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蓋灌其環以爲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



別爲二轂以引車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

又曰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

是中騶驪是駟龍盾之合蓋以艘軸

兩駟服各兩轡駟內轡納於艘故惟

六轡在手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也艘環之有舌者軸駟內轡也置艘於軾前以係軸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采薇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六月曰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 大明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

檀木之堅者以

爲兵車煌煌明也

皇矣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臨車也衝衝車也臨者

在上臨下衝者在傍衝突二車不同

泮水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斃 闕

宮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

注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

人御

周禮巾車革路

軌之以革而漆之

龍勒

以龍文飾馬勒

條

讀為纓

五就

其樊纓以條飾之而為五匝

建太白

殷之旗名也

以即戎

又車僕

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又戎右掌戎車

之兵革使傳王命於陳中 又戎僕掌馭戎車 考工

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

輿後橫木

四尺謂之一等戈秘

柄也

六尺有四寸既建而迪

著戈於車斜倚也

崇於軫四尺謂之二

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

八尺曰尋

有四

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

倍尋曰常

崇於及四尺謂

之五等酋

近也

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又

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太公犬韜曰車者軍之羽

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

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

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車當

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

也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  
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  
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  
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  
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  
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  
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  
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凡車之戰死地

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  
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  
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  
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  
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  
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  
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  
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

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孫子作戰篇曰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 吳子應變篇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

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暴寇  
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  
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漢書晁  
錯傳言兵事曰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  
之地也 又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李靖  
問對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  
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 又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  
而法在其中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

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廢養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入多作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文獻通考曰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



約古制爲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陣者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挽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爲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抑奔衝下營以爲寨腳令固自賈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爲衛尉寺丞又曰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

行之奸吏夤緣即日散爲郡縣掠民緡錢矣 又崇寧

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

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輕小易用復

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

先奏言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乞罷

造其後彥圭卒得罪 又曰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創

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相卒二十五人每車

計百人 又曰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

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絳而止之類蓋用車於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患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濤斜是也 宋祕閣校理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皆用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賊陽城亦以拒馬爲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

騎兵掩擊之惟房瑄於潼關陳車以戰遂致敗績蓋狹  
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身戰之  
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  
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  
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棄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  
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  
不懼賊騎之陵突也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  
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

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蔽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邲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皆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

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八編類纂引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兵略纂聞曰余肅敏公嘗上言邊務曰臣觀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

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萬人爲一軍戰  
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  
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  
馬馱糗糧不須自齎若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  
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運有足之城策  
不餉之馬此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一下兵車  
營圖二擡兵車營圖三擡鹿角柞營圖四下椿繩營圖  
五擡椿繩營圖其說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

練武圖以教士卒 又曰戚繼光議立車營出戰則以  
代城郭車四面結勒爲方陣中置步騎各一旅遇敵則  
車上火器悉發自數百步外先薄之稍近則步兵出轅  
下排擊敵馬敵却而乘勝逐北乃出騎兵各審其宜三  
者互用

### 車戰二

增左傳曰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  
爲二廣音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內官近官  
序次也

以待不虞

不可謂無備

又曰晉人懼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

輓車逆之

又曰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

以爲左拒注游闕游車補闕者

又曰成公七年巫臣

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

吳乘車教之戰陣

又曰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

廣車輓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

廣車輓車皆  
兵車名淳耦

也他兵車及

廣輓共百乘

又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侯

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漢書馮唐傳曰文帝拜唐爲車騎都尉主郡國車士又楊璇傳曰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衆多而璇力弱吏民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期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斬獲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魏志曰袁

紹在官渡起土山射曹公營曹公發石擊紹樓皆破紹  
衆呼爲霹靂車 唐書房瑄傳曰瑄將兵復兩京遇賊  
陳濤斜瑄效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  
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  
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人 又哥舒翰傳曰翰與  
崔乾祐戰以毯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持  
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燦焱熾天騰煙如  
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久乃悟 又李光弼傳曰至

德初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撤民屋爲柵石車  
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裴  
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賊鈔行儉  
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  
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  
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  
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車戰三

增夏鈎

殷寅

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

彭彭

繹繹

詩出車彭彭注彭彭衆盛貌毛萇曰彭彭駟馬貌

詩以車繹繹毛萇曰繹繹善走也

挾輶

求御

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闞與潁考叔爭車考叔挾輶而走于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達

弗及

左傳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

樓車

巢車

左傳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又曰晉楚戰于鄆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也

蝦蟇

狡狴

宋書殷琰傳曰劉劭攻琰以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唐

書馬燧傳曰燧爲河東節度使造戰車蒙以狡狴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障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

賜帛

繪圖

玉海曰嘉祐三年章詢造陣脚兵車賜帛五十匹又曰建炎元年李綱言步

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頌  
於京東西路使制遺教習因繪圖進呈

周元戎

秦小戎

周曰元戎先良也 詩小戎伐收天  
子戎車謂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

掌車萃

撰車徒

周禮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  
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萃車各以

其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  
在軍所乘也廣路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補闕之車也  
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謂馳敵致  
師之車也 周禮大司馬羣吏撰車徒鄭注曰撰讀曰  
算算車徒謂  
數擇之也

追項籍

破李由

史記灌嬰傳曰嬰以  
御史大夫將車騎別

追項籍至東城破之 又夏侯嬰傳曰嬰  
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試隊法

採車材

王海曰熙寧六年詔賈逵郭固教習車戰試隊  
法伍法及令程昉於沿河採車材三千兩下軍

器監定樣  
製造戰車

如意車 太平車

宋史魏勝傳曰勝嘗自創如意戰車上為獸面

木牌大槍數十垂簾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

能近 下見後沈

度大漠 救烏孫

魏書蠕蠕傳曰太安四年車駕

括論籍民車注 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刊石紀功而還 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救烏孫

左廣右廣

大偏小偏

左傳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許偃御右廣養

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杜預曰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

軍之羽翼 陣

之鱗介

太公六韜曰車者軍之羽翼也宋吳淑請復車戰曰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

文獻通考引

也

戎車既安

兵車不式

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輕如軒 曲禮兵車不式武車

綏 載百夫長

依八陣圖

投誓武王戎車三百兩注  
兵車百夫長所載 晉書

馬隆傳曰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依  
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

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  
餘里殺傷甚多遂平涼州

雷輜蔽路

武車綏旌

班固

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  
路萬有三千餘乘 下詳上兵車不式注

中行敗翟

鄭伯禦戎

左傳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  
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

所遇又阬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阬又克請昏卒自我始  
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  
以殉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  
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又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



之君爲三覆以待之

以車爲營

以車環塹

史記衛青傳曰青出塞以武剛車自

環爲營

文獻通考曰景德初契丹入寇李繼隆以澶

淵不足守命掘壕塹以大車數十乘環之步騎處中戎

馬數萬來攻其營禦之遁去

方軌徐進步騎相參

南史宋武帝紀曰帝伐南

燕以車四千兩爲二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胸敗

之文獻通考曰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

參與鹿角

楊璇制車

宗澤造車

漢靈帝時楊璇爲零陵守制車數十

爲方陣

乘以禦賊詳見車戰二

文獻通考曰建炎初宗澤造

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

計五十

起發石車

獻拒馬車

晉書陶侃傳曰杜弘與溫邵劉沈反或勸

侃且住始興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爲降侃知其詐

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

侃追擊破之 王海曰嘉祐五年郭誥獻所造拒馬車

鄭丘緩推車 齊高固

乘車

左傳成公二年齊晉戰于鞏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

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于病矣 又齊晉戰于鞏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 欲勇者賈余餘勇 吳淑請復古法 沈括論籍民

車

上詳車戰一 宋史沈括傳曰神宗時大籍民車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

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帝喜遂罷 用偏箱以擒頡利 乘左廣以逐

趙旃

上見沈括論籍民車註

左傳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

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

使軫車

逆之

## 車戰四

增作尅殷

周書序曰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殷

鞮鞢鞢鞢

左傳曰僖二十八年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鞮鞢鞢鞢

註在背曰鞮在胷曰鞢在腹曰鞣在後曰鞢言駕乘修

也備先驅申驅左傳曰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先驅申驅貳廣啓肱大殿注先驅前鋒軍申

驅次前軍貳廣公副車左翼

曰啓右翼曰肱大殿後軍也

偃革爲軒

漢書張良傳曰武王殷事

已畢偃革爲軒  
革者兵車革路

衝朝

陸機辨亡論曰衝朝息  
於朔野注朝兵車也

四輪

革車

金史宗翰傳曰翰等攻西京爲四輪革車高出於  
堞閭毋與麾下乘車先登諸車繼之遂克西京

作役法以寓兵政

兵略纂聞曰明趙時守乾州乾人  
樊紳以幻術惑民妄有所占候指

畫公至佯不聞募丐兒之黠者使詢紳而作役法以寓  
兵政曰乾賓客之所出也使百夫出一車車置器械旗  
幟日以十車役於  
官竟十日而代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謹案第九頁前五行薄清河結壘刊本清訛情據  
五代史改

第九頁後五行叔寶與羅士信刊本羅訛盧據唐  
書改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飛雲艦刊本雲訛靈據文選  
注改

第四十一頁後一行衝翽刊本衝訛衝據文選改  
注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騰錄監生臣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二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武功部九

守備

拒守

險固

軍門幕府

雜

守備一

增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

不徹警也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尉繚

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

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者也 又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又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容廩毀折而入保

又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通鑑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敘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爲鎮防之最

# 守備二

增史記李牧傳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後漢馬援

傳曰帝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使各返舊邑

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 塢小障也 一曰小城 晉書朱序

傳曰序鎮襄陽苻丕等攻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令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唐書薛收傳曰收爲秦

王府主簿時方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收曰世充據東都正苦乏食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

厲兵按甲邀建德路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 又  
狄仁傑傳曰契丹陷冀州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  
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  
萬一賊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賊聞亦引去  
又王鐸傳曰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封晉國公綏納  
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 又突厥傳曰天子東  
巡太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  
庭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

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 通鑑唐紀曰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

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又曰宣宗十二年王式爲安南

都護式有才畧至交趾樹芳木爲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閒遣譯諭之中

其要害

於我爲要於彼爲害

蠻一夕引去

通鑑宋紀曰張雍知

梓州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輦綿州

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後李順遣其

黨帥衆二十萬圍之竟不能克 又曰龐籍知延州自

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

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步將狄青將

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

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

延民以安 弇州史料曰明劉景韶兵備江北間行視



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臯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  
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衝選鋒務爲不可勝以待 兵畧

纂聞曰明天順時何盛知高州府時炭山賊來劫擄城  
外坊廂多受害公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爲柵掘地爲  
塹繚以竹刺躬臨經畫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  
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賊來  
犯城阻於刺竹柵塹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又曰明成化間余子俊巡撫延綏綏請於延慶一帶設守

禦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  
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  
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  
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賊寇益稀矣 又曰  
弘治間王鏊知宜興縣時太湖盜發剽劫焚慘鏊聚衆  
悉力備禦訪宋元水寨遺址立堡二十堡建警樓十二  
楹募丁壯三千更番守之寇至則鳴桴合勦去則歸農  
兵不知勞盜不入境民以安堵云 又曰李鏊奉命經

畧密雲邊備以潮河川直通敵境川面闊百丈乃於川口狹處因其兩山之勢高接石牆千餘丈俱抵川口止餘九丈深濬丈餘以通會流勢湧如峽兩岸復設墩臺鋪舍宿軍居守賊自是不敢復犯 又曰屠勲撫順天時整飭薊州諸路謂密雲孤懸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爲艱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爲中路以密雲建昌爲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三路旣分潮河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

犯 又曰正德間流賊犯江上南兵部劉機謀於同事  
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恤軍士爲  
急亟取瓦屑填竹木爲營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  
又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防守有備人心以安 又  
曰冢宰喬宇在南兵部時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  
都公預爲戰守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  
以死守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  
二營以防不虞濠預遣死士三百人潛入留都伏於鼓

樓街纜頭某爲內應伺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瑯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纜頭一鞫而知之多執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 又曰郭懋爲河南杞縣教諭抵官之明日難作邑令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專城臨難而去之謂王命何即爲令畫守城事甚具令富人之樓居者出板木補城隙處而登陴焉令壯士手劔當門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徇屬兩臺晝夜偵邑中消息得狀下檄以城社屬公公乃擇城中丁壯

約五百餘人書其名牌上使遞爲守 又曰嘉靖間都御史何棟開府薊州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延袤二千餘里修築邊防分爲十區計區戍兵計兵設將遠近衝緩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兵分勢寡各設游兵列營應援

守備三

原登陴

分乘

傳鄭突子產授兵登陴登陴守備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注廣

十五乘乘隊也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聞橐

持囊

左傳魯擊橐聞

於邾邊 漢書丙吉取吏習邊事  
見驛騎持赤白囊書馳至遽白狀  
早圖 自固 傳蔓 難圖

也 不如早爲之  
所 聊以自固  
知難 思險 左傳魯具守備臧宣叔  
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

遲 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其  
覆 緩之處當思念以度人  
夜事 斥候 周禮謂夜

遠 斥  
遽告 申徹 左傳商人弦高遇秦師  
遽告於鄭 荒谷申徹 藏九地

匿九地 孫子兵法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  
動於九天之上 傳休奕七依云守者匿於

九地以  
自固 正營部 固封守 漢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營陣擊刁斗以自衛 書

慎固 庀武守 紂部伍 左傳宋突子罕使西鉏吾庀  
封守 武守 周禮以軍刑紂守守

謂部 保未危 備他盜 書保邦於未危 漢  
伍也 王曰守關者備他盜 增銅

梁門

鐵遂城

筆談曰賊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揚

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二軍最切敵境而攻圍不下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由二將能

守也置屯禦閱鄉兵唐書獨孤及傳曰及上疏請減諸道兵有曰假令居安畏危以

備不虞自可旣害之地俾置屯禦又曰張鎰傳曰鎰出爲濠州刺史李靈耀反於汴鎰圍閱鄉兵嚴守禦有

詔褒美治陴隍積藁薪又曰李晟傳曰帝自行在遣晟時張弘口詔進晟中書

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又曰趙犖

傳曰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卽度府請犖爲刺史旣視事乃培城疏塹實倉庫積藁薪爲守計

治城壘

增亭障

宋史李允則傳曰時河北旣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有詔詰之允則奏曰



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則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孔帖曰史憲忠加隴州刺史增亭障

徙客館於外

連珠砦

迷魂牆

又曰宗澤傳曰澤知開封府據形勢立堅

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金史強伸傳曰伸守中京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

具藺石

布渠答

漢書鼂錯傳言

兵事曰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藺石雷石也渠答鐵蒺藜也

濬浮陽

斷石嶺

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知滄州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大至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水代砲契丹遂解去唐書竇靜傳曰靜檢校并州大總管請斷石嶺以爲障塞制突厥之入

原守在

海外

守在四鄰

張衡東京賦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左傳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

四境

重門待暴

設險守國

周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又云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

崤函之固 山河之固

賈誼過秦論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

州之險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史記云魏文侯濟河中流而喜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

金城千里

金城萬雉

漢書婁敬云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班固西都賦云建金城之

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案文選向注言立此城基固如金雉長三文高一丈呀大也言城下池周統而大乃成深

淵

寘甌以偵

負戶而汲

潘岳沂督馬敦誅云氐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

鑄瓶甌以偵之將穿城響作因焚積火薰之後漢書王尋王邑攻昆陽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

存幾亡城

固守孤城

宋勃表氐羌叛亂唯狄道能固守然民飢噉弩煮履救倒

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潘岳馬汧督誅云敦固守孤城  
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

### 慎境結援

### 飾城請罪

慎其四境結其四援人狎其  
野三務成功人無內憂又無

外懼 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  
城而請罪禮也飾城修守備也

### 文有武備

### 兵以嚴

終 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穀梁兵事以嚴終

### 思艱圖易

### 素具應卒

書思其艱

圖其易民乃寧 秦昭王  
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

### 戒懼不怠

### 武備不離

戒傳

懼之不可怠 孫權曰昔雋不疑當安平  
之世刀劍不離身君子武備不可無之

### 險其走集

### 明其伍候

走集壘壁 伍相候望也

部

### 不戒而備

### 隱情以虞

軍政不戒而備 言私度  
己情所能以度彼之能否

### 備預不虞

### 警戒無虞

文子

曰備預不虞  
古之善教也

有備無患

居安慮危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

患

天不假易

道貴圖難

思則有備

輕而寡謀

物宜素具

事各有初

倣而師徒

防其侵軼

用戒爾虞

以備吾圉

且無外懼

是資中權

軍

尚嚴終

事資謀始

握兵之要

束甲之虞

增請

頓新亭

秦復宥州

南史齊高帝紀曰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朝廷惶駭帝

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

唐書李吉甫傳寶應間

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州

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  
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疋由是戎備全輯  
分兵備

寇

嚴壁俟寇

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當卿腹背  
受敵之處即須分兵防守以備寇虞

孫樵曰兵藉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  
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

之有無則官無  
餽運吏無年盜

屹若金城

險如天塹

兵畧纂聞曰  
明嘉靖中山

西節年修邊動勞闔省夫役隨修隨圮竟無成功程公  
鵬委軍門聽用主事劉燾督同各鎮主客擺邊官軍壯  
夫等各就分定地方修築挑挖牆墩敵臺綿布  
聯絡崇崖峻壁屹若金城容深溝險如天塹

墨子

有九拒

士衆無二心

史記詳攻具  
東觀漢記云耿  
恭在疏勒救兵不至車師復叛

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  
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也

命諸

將高壘

發義兵堅壁

晉書景帝紀曰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

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唐書劉晏傳晏領江淮租庸事至吳

郡而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爲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

壁會王敗欲轉畧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

濬隍託霖雨

斂錢起浮

**圖**又曰顏真卿爲平原守安祿山逆狀牙蘖真卿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材壯儲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八編類纂曰李允則守雄州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

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

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也

作塹數十萬

增臺二

百餘

通鑑唐紀曰史思明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李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

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

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兵畧纂聞曰明揚志

學撫寧夏時花馬池舊牆稍下賊每毀之而入且中多

沙磧隨築輒圮夏人歲修之公請於朝築而增高者三

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所

警舖七百餘楹沙圯者即堅

土而改築之凡五百餘里 屹爲江淮保障 勢如

腹心

通鑑元紀曰元主以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

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湟增陴隍外環以大

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

飛樓表裏完固能陞都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

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兵畧纂聞曰明天順

間陶魯丞新會時廣右徭賊流劫破城殺吏魯築寨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城浚外溝以衛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溝人守其土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

得犯 **真卿預飭戰備** **于筠請置舟師** 唐書顏真卿傳曰真卿拜浙西

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預飭戰備都統李垣以為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為刑部侍郎又突厥頡利傳曰頡利

既和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

曰魏為長塹過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

互市帝不能拒 **開田二十餘屯** **立壁二十四所** 又曰王栩傳曰相徙

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關東賴



之注見  
連珠砦

原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南通邛夔北達

褒斜

陸機辨亡論云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  
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弘巨於茲者矣

張載劔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  
岷嶓南通邛夔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

門作固作鎮是曰  
劔閣壁立千仞

一人荷戟萬夫趲起  
一人守隘

千夫莫向

又云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  
順一人荷戟萬夫趲起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淮南子下見

方城爲城漢水爲池  
踐華爲城因河爲池

左傳屈完對齊侯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  
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賈誼過秦論云踐華爲城因  
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良將勁弩守要害之  
處始皇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也業  
吳國之羸修完而師息  
莒國雖陋失守而都亡

傳吳國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  
莒子恃其僻陋在夷而不備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 守備四

原城郭爲固

禮記云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城郭溝池以爲固

表裏山河

左傳云楚

師背郟而舍晉侯患之舅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增彌節

白檀

漢書李廣傳武帝詔廣曰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言秋高防入寇也

守似藩籬

文選陸倕石闕銘曰守似藩籬戰同枯朽

以逸待勞以主禦客

唐書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狄仁傑諫曰陛下姑勅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

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

### 選親兵

### 晝夜警

又曰郭晞傳曰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側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

不得

### 嚴備常若有敵

又曰李芄傳曰芄授河陽三城鎮遏使達練事宜嚴備常若有

敵

### 占勁兵三千

又曰杜兼傳曰兼爲濠州刺史性浮險德宗旣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

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修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爲才

### 弓箭社

八編類纂曰蘇軾論

河朔沿邊宜用土兵云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岷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遇有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

爲戰敵  
深畏之

守備五

原序潘岳汧督馬敦誅序云秦隴之僭輦更爲魁旣已  
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  
之衆據十雉之城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 增  
孔帖引杜佑誠突厥序曰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  
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  
增文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

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窬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彊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 又曰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

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得人

增疏唐書陸贄傳曰德宗時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  
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贄  
上陳其弊有曰修封疆守要害蹊塹墜隧列屯營謹禁防  
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  
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  
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  
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

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

拒守一

增孫子軍形篇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

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  
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  
荆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荆而存宋矣 博物志  
曰處士東里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  
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拒守二

增後漢書隗囂傳曰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  
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晉書桓宣傳曰



陶侃使桓宣鎮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  
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  
芸獲於墾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  
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 梁書羊侃

傳曰侯景反兵徧建業衆皆兇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  
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驢攻  
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  
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

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太平御覽引

三國典畧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

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瑳軍守百日城竟保全北

齊書曰周人寇洛州獨孤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又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解圍去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礮因迅

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

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隋書李景

傳曰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

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

壯士擊之斬獲畧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

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

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

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

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

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  
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書李光弼傳

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率衆攻光弼思明爲飛樓障以木  
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  
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之思明大駭徙牙帳  
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  
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逆款者思明大悅俄  
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

明畏敗乃去 又曰史思明蔡希德率高秀巖等將兵  
十萬攻太原時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  
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掘石車  
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陳  
利貞傳曰李希烈攻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  
櫛沐非議事不下城 又劉昌傳曰李希烈取汴江淮  
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  
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 又程千

里傳曰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  
門率百騎欲禽希德馬顛爲賊所執仰首敕諸騎使還  
曰爲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爲泣下增備  
固守賊不能下乃還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奉天使僧

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  
士五百人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  
載壯士攻城翼以輳韞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  
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



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時士卒凍餒又乏  
甲冑渾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噪力戰城中流矢進戰  
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  
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  
謹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  
乃引退 又曰顧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  
秦襄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襄屢出戰使病  
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爲之却 五代史梁

臣傳曰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於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 宋史孟宗政傳曰宗政權秦陽金完顏薩布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

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  
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  
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  
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通鑑宋紀曰

神宗時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  
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  
文郁曰敵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  
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

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

事 八編類纂曰元兵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

博爾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拊膝錄曰鐵鉉爲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

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

圍濟南甚急鉉至臨邑聞景隆軍敗南奔道遇參幕高

巍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師共保濟南北兵至城下

圍之數匝城壞鉉以藍布作障紋其上如磚狀張於外

襯以葦席於內潛築給云一夕修完燕兵遠望疑爲真  
遂不敢逼又城壞處懸太祖御像燕兵見之竟不敢攻  
燕兵決隄水灌城城中恐鉉令登陴哭曰旦且降盡撤  
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  
王喜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燕王入城呼千歲即下拔橋燕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  
及門鐵板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易馬走城下伏兵斷橋  
橋堅竟脫去秋七月燕糧盡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

去 兵畧纂聞曰明杜宥以御史謫知英德縣時徭寇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爲固公躬爲之城城成而寇適至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 又曰

正統間沙寇鄧茂七亂揮同楊廣領兵守將樂賊數萬至以車攻城其車之制高約與城齊冒以牛革上用大竹二交揉繫之如抱手狀竹之上置板數片及城則發竹以闢兵板隨竹而下跨城以度衆廣積鐵鎔之而植

木城上以俟比至竹爲木所捍不得發又以鐵猫鉤其  
軍令不得進退取草裹竹燈檠投其上乃以所鎔鐵澆  
之草著鐵即熾車悉焚毀賊潰廣與千戶徐昇乘勝出  
戰勦殺甚衆城賴以完 又曰嘉靖間湯建衡令新城  
寇至公捐俸犒士士爲感泣賊攻南門公遣兵載大筏  
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公豫令人密布鐵蒺  
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張旗執  
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筈格之賊仆奪其旗城上鼓噪助

之賊不得利乃宵遁 又曰倭賊攻江陰主簿曹廷慧  
父子與兵僅十二三人縣令欲移家眷於學宮或勸曹  
暫自爲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  
刃其子衆遂不敢動賊作牛皮障自覆鑿城乃大索城  
中新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煎滾用鐵銷汁探賊  
聚處灌之復擊以砲倭賊始不敢近

拒守三

增塹防門

創過砲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塹防門而守之 八編類纂曰元



攻金洛陽留守薩哈連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死  
南人共推強仲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  
日元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  
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慙子軍爲號其  
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一箭截  
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  
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  
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斷木爲

兵括衣爲幟

太平御覽引後漢書曰隗囂悉兵數萬人圍畧陽塹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

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  
自春至秋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

潰走圍解  
見上創過砲註下

鐵鎖橫江

老羆當道

太平御覽引  
晉書曰吾彥

爲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乃爲鐵鎖橫  
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將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

唯彥堅守攻之不能尅北史王羆傳曰羆鎮華州齊神武遣韓軌等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髀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稚貉子安得過敵見驚

退

煮粥均分

命女出拜

又曰羆爲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

城不沒者數板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

唐書張佺傳曰佺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

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佺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

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無資爲賞願以是女賣直爲

衆士一日費衆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

悅城下敗之佺乘勢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

史

縛木接樓

縫布爲幔

北史韋孝寬傳曰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攻

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

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即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

樓堞皆盡 甲鼓無遺

隋書梁士彥傳曰士

既懸車不能壞

彥爲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總六軍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初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

孔帖曰張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門爲警秦宗權不能守乃解去

築城控攝 張幕止

宿 隋書郭榮傳曰齊寇屢侵宇文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迴勢

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唐書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

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  
子賊退復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二日然後歸家

私

金賞士

私產募士

三國典畧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  
司馬門後閣舍人高善寶以私金

千兩賞其戰士直閣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  
灑水久之火滅唐書李襲志傳曰襲志任隋爲始安  
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  
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遂固守凡二年

剝樹煮甲

削木剪紙

隋書劉弘傳曰弘拜泉州刺史  
會高智慧作亂弘城守百餘日

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  
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北史

郎基傳曰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梁將吳明徹攻圍  
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

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  
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汲水灌城

鑿壁引纜

通鑑宋紀曰真宗時契丹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集衆登陴固守以俟

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爲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

說選平夏錄曰洪武四年閏三月楊璟

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

天張益兵爲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

璟等攻之勿克

不滿五千人

相持百餘日

南史蔡道恭傳曰道恭爲司州

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於塹內列艤艫闔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純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

不可勝計

六月不能拔

踰年不能下

唐書朱宣傳曰中和初魏博韓簡東

窺曹鄴引兵濟河曹存實迎戰死于陣朱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嘉其守拜宣爲天平節度使 五代史張源德傳曰源德守貝州晉軍壻而圍之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於晉自河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

### 拒守四

增皆血流面牙齒皆碎

唐書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

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爲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亡之後願爲鬼與賊爲

厲以答

夜率婦人登城而呼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

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率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衆驚亂多爲虜殺

誓與城相存亡

又曰王凝傳曰凝爲宣歙池觀察使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凝儲蓄繕完

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厭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旣而賊去

擊釜鉞助軍勢

兵畧纂聞

曰正德間副使羅循知鎮江府巨寇劉六等自南京流入境公多爲旗幟於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爲疑兵公自乘城鳴枹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鉞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

### 險固一

增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戰國策曰蘇秦說

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十萬車七百騎六千粟  
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 干寶晉  
紀總論曰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險固二

增蜀志曰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  
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  
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  
中 北史安同傳曰同從道武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



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旣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五代史唐臣傳曰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乃遣崇

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不尅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通鑑宋紀曰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反以趙適爲招討使漏據輪縛大屯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酋壘石爲城樹柵以守適軍不能進

### 險固三

原襟帶

咽喉

西京賦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彊

韓天下之咽喉

固圉

阨險

傳聊以固吾圉也

百二十二

漢書曰秦地得百二言秦地險固以

二萬人當諸國百萬

重阻巨固二關

四塞

秦負阻於

二關卒開項而受沛秦地險阻四塞之固

增憑險

備敗

唐書梁郡公孝逸傳曰徐敬業

稱兵以孝逸爲行軍大總管率師南討至淮僞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孝逸欲全軍趨揚

州度支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

唐柳宗元晉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備敗而已非以爲禁觀險大也

襟憑

背負

孔帖曰程元振說帝都洛陽郭子儀奏曰雍州

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

原天地之險

金

湯之固

上見險固一金城湯池

被山帶河

懸車束馬

秦地益州記

蜀道至險束馬懸車以度

不得方軌

不爭險易

漢書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成列禮軍旅思險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宅於土中

守在海外

束

其要害

繫以安危

增霸王之資

形勝之地

春秋後語

蘇秦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書曰劉裕伐姚泓沈林子與寇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

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姚紹爭據潼關林

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

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

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

引水屬城

聚石種樹

唐書馬燧傳曰燧至太原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為東隍省守裨萬人

又醜汾環城樹以固堤 又曰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敵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

二門為譙櫓

### 築壘護柵

### 斷山浚塹

五代史周本紀曰郭威至河中

八日而畢

自柵其城東常思柵其南白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 唐書張獻誠傳曰貞元四年

獻誠代韓游瓌為邠寧節度使

### 四壁斗絕

一徑尺

斷山浚塹選巖要地築烽堡

許 兵畧纂聞曰明嘉靖十六年阿向據凱口圍為亂圍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

登宣慰使安萬銓提兵萬餘相

### 河有造舟之危

山

### 有摧輪之險

贊皇一品集制孟州城教旨曰昔馮異之守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宣洛先據

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輪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城實為要害之郡

### 許歷

勸奢先據北山

郭淮策亮必爭北原

史記趙奢傳曰秦伐韓軍闕與

趙遣奢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趙奢即發萬人趨之魏志郭淮傳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司馬

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

屯北原原楚瓦城郢沈尹知其必亡 梁伯溝宮左氏

稱其自取 左傳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負固 忘危 周禮負固不服侵之

居安 不一姓 是三殆 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傳

虞鄰國之患 險爲屏 固爲寶 長世守民者以道德爲藩不以習險爲屏

是三殆也 魏國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 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 憑洞庭者苗人

亡 恃巖邑者號叔死

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 傳號叔

恃制地巖險不修德政而鄭滅之

考吳起之言在德而已

徵司馬

之對雖險何爲

孝子去官

忠臣叱馭

漢書王尊傳先是王陽爲

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郫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 險固四

增江漢爲池

吳書趙咨使魏文帝朝咨曰吳難魏不容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

### 軍門幕府一

增史記馮唐傳註索隱曰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治無常處以幕爲府舍故云幕府

軍門幕府二

增史記馮唐傳曰魏尚爲雲中守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 唐書段志玄傳曰志玄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又薛訥傳曰開元初講武



新豐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 又李勉傳曰勉禮賢下士有終始

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每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 又李石傳曰石字中玉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 又沈

傳師傳曰傳師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 通鑑唐紀

曰馬燧平河中出高郢李鄴於獄皆奏置幕下

軍門幕府三

原幕府

轅門

衛青爲車騎將軍以幕爲府 又以車轅爲門

軍門

牙門

傳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曰薄人於險非勇也 牙建牙也

蓮花幕

青油幕

蕭緬

與王儉書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府爲蓮花幕

增驃騎幕

安

西幕

儲光羲詩常思驃騎幕李白詩安西幕府多才雄

參戎事

制中權

李端

詩幕府參戎事

高

原竇憲置幕

郝超入幕

後漢書竇

適詩幕府制中權

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典文章 晉謝安王坦之詣桓溫令郝超坐帷帳中風動

帳口開安笑曰都  
生可謂入幕之賓

增杖策上謁

拔劍大呼

房玄齡傳曰太

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

陳利貞傳曰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

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  
利貞拔劍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鋒

乃止 徧遺雉兔

獨收人物

段成式傳曰成式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以雉兔徧

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  
房玄齡傳曰玄齡爲秦王府記室征伐未嘗不從衆爭

取怪珍玄齡獨  
收人物致幕府

奏置幕府

表留幕府

温造傳曰造隱東都烏重

胤奏置幕府

杜如晦傳曰房玄齡稱如晦王佐才秦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

留僚屬共才  
之莫見所涯

高置幕府

對置幕府

陳子昂傳曰武攸宜討契丹高

置幕府表子昂參謀 唐書平陽昭公主傳曰公主下  
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  
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  
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月上營門 鳥避轅門

郎士元詩寒月上營門 杜甫  
詩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

任瓌上謁轅門 楊

政大呼軍門

唐書任瓌傳曰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  
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 通鑑宋紀曰

撒離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茅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  
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

市租皆輸幕府

賜與悉置軍門

史記李牧傳曰李牧  
常居代雁門備匈奴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 唐書石雄  
傳曰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

悉分士伍由是  
衆感發無不奮

### 軍門幕府四

增潛作捷布

唐書封常清傳曰高仙芝以二千騎追躡  
達奚禽馘畧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仙

芝取讀之大駭即用之軍還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  
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荅曰吾僉封常清也

### 幕府皆一時高選

又曰李栖筠觀察浙  
西幕府皆一時高選

### 轅門有光

### 武旅增氣

劉賓客見  
記纂淵海

### 轅門二龍

又曰烏承玘傳曰開  
元中玘與族兄承恩

俱爲平盧先鋒沈勇  
而決轅門號二龍

### 軍門幕府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轅門照白袍 又曰風動將軍幕

錢起詩曰煙波帶幕府海日生紅旗 劉禹錫詩曰相

府開油幕 戎昱詩曰轅門壓塞雄 劉希夷詩曰軍

門壓黃河 王昌齡詩曰紅旗半掩出轅門 權德輿

詩曰三城曉角起轅門一縣繁花照蓮府

增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援桴軍門氣凌山河

增傳唐孫遜伯樂川傳曰闢轅門於大荒

增啟唐殷文圭投知己啟云將軍之舉左旃襲武者咸

思効勇公子之虛右席彫文者競願呈才

注漢衛青拜大將軍開幕

府舉左右旃招武士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  
敖等魏信陵君無忌招賢士虛右席得侯嬴朱亥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